

Alfred Gounod

加 姆 作 品

卡利古拉

四幕剧

Caligula

李玉民 译

加
缪
作
品

卡利古拉

四幕剧

Caligula

李玉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利古拉 / (法) 加缪(Camus, A.) 著; 李玉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8

(加缪作品)

ISBN 978-7-5327-6180-7

I. ①卡… II. ①加… ②李… III. ①剧本—法国—
现代 IV. ①I56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726 号

Albert Camus

Caligula

卡利古拉

[法] 阿尔贝·加缪 著 李玉民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插页 5 字数 37,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180-7/I·3670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33-8510898

《卡利古拉》于1945年在埃贝尔托剧院首次演出(剧院经理雅克·埃贝尔托)。

导演 保罗·厄特利

布景 路易·米盖尔

服装 玛丽·维通

人物与扮演者

卡利古拉……………钱拉·菲力浦

卡索尼娅……………玛尔戈·利翁

埃利孔……………乔治·维塔利

西皮翁……………米歇尔·布凯(前)

乔治·加米埃(后)

舍雷亚……………若望·巴雷尔

塞内克图斯(老贵族)……………乔治·萨雅尔

梅泰卢斯(贵族)……………弗朗索瓦·达尔蓬(前)

勒内·德索姆(后)

勒皮杜斯(贵族)……………亨利·杜瓦尔

- 阿克塔维乌斯(贵族)……诺尔贝尔·皮埃洛
- 帕特里西乌斯(宫廷总管)……菲尔南·利埃斯
- 梅勒伊亚……吉·法维耶尔
- 穆西乌斯……雅克·勒杜克
- 卫士之一……若望·厄特利
- 卫士之二……若望·冯特诺
- 仆人之一……乔治·加米埃(前)
达尼埃尔·克鲁埃(后)
- 仆人之二……若望-克洛德·奥尔莱
- 仆人之三……罗捷·萨泰尔
- 穆西乌斯之妻……雅克琳·埃贝尔
- 诗人之一……乔治·加米埃(前)
达尼埃尔·克鲁埃(后)
- 诗人之二……若望-克洛德·奥尔莱
- 诗人之三……雅克·勒杜克
- 诗人之四……弗朗索瓦·达尔蓬(前)
勒内·德索姆(后)
- 诗人之五……菲尔南·利埃斯
- 诗人之六……罗捷·萨泰尔
- 地点 卡利古拉的皇宫

第一幕和后几幕相隔三年

《卡利古拉》1958年的版本，根据在巴黎小剧院演出的文本。

第一场

（皇宫内的大厅里聚集了几名贵族，其中一位贵族很年轻，他们都在等待着国王。）

贵族甲

（意味深长地。）

贵族乙

早晨会信誓旦旦，傍晚也曾信誓旦旦。

贵族乙

三天不见踪影了。

贵族甲

若人寻出变义回来，他们个个摇头，全是一句话：“一点儿影子也不见。”

贵族乙

郊外全被毁了，毫无办法。

贵族甲

不见得出事儿，何必事先就焦虑不安呢？咱们等着吧。撤

英克塔地乌斯(罗马)——李三福翻译(自前卷)——

出路问题(平壤)的翻译——李三福译(自前卷)——

特洛伊——曹、温海瑞译 本文由

罗马与希腊——曹、温海瑞译

战士之一——曹、温海瑞译

战士之二——曹、温海瑞译

诗人之一——李治、胡水英(编) 达尼埃尔·克拉克(后)

诗人之二——曹、温海瑞、奥尔森

诗人之三——曹、温海瑞、奥尔森

诗人之四——曹、温海瑞、奥尔森

诗人之五——曹、温海瑞、奥尔森

诗人之六——曹、温海瑞、奥尔森

地点——李利古拉(的里雅斯特)

第一幕

第一场

〔皇宫一间大厅里聚集了几名贵族，其中一位年事很高。他们都显得烦躁不安。〕

贵族甲

一直毫无音信。

老贵族

早晨音信皆无，傍晚也音信皆无。

贵族乙

三天不见踪影了。

老贵族

差人派出去又回来，他们个个摇头，全是一句话：“一点儿踪影也不见。”

贵族乙

郊外全找遍了，毫无办法。

贵族甲

不见得出事儿，何必事先就焦虑不安呢？咱们等着吧。他

也许同走的时候一样，忽然又回来了。

老贵族

我看见他走出皇宫。他那眼神异常。

贵族甲

当时我也在场，还问过他有没有什么事儿。

贵族乙

他回答了吗？

贵族甲

只回答了一声：“没什么。”

〔冷场片刻。埃利孔吃着葱头上。〕

贵族乙

（一直焦躁不安地）真叫人担心。

贵族甲

算啦，年轻人都如此。

老贵族

当然了，年岁会把一切都抹掉的。

贵族乙

您这样认为？

贵族甲

但愿他能忘却了。

老贵族

当然！失掉一个心上人，又会得到十个新欢。

埃利孔

您怎么知道就是爱情的缘故？

贵族甲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

埃利孔

也许是肝病呢。再不然，天天瞧你们的面孔，只是看厌了。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如果三天两头能变换变换嘴脸，那么让人看着就会好受多了。可是不然，菜谱一成不变，总是一色的烩肉。

老贵族

依我看，最好还是因为爱情。这样更加感人。

埃利孔

尤其让人放心，会让人大大地放宽心。这种病症，聪明人逃不过，蠢人也免不了。

贵族甲

谢天谢地，不管怎么说，悲伤不是永继不衰的。您若是悲痛，能超过一年的时间吗？

贵族乙

我呀，不能。

贵族甲

谁也没有这种本事。

老贵族

总那么悲伤，人就没法儿活了。

贵族甲

此话有理。就拿我来说，去年丧妻，我着实流了不少眼泪，过后也就淡忘了。时而想起来，心里还有点儿难受。不过，总的说来，已经不值一提了。

老贵族

大自然造的万物，各得其所。

埃利孔

然而，我一看到你们，就觉得大自然失算了。

〔舍雷亚上。

贵族甲

怎么样？

舍雷亚

一直下落不明。

埃利孔

冷静，先生们，冷静。还是维护维护表面吧。罗马帝国，就是咱们哪。假如咱们丢了脸面，帝国就要丢掉脑袋。现在还不到时候，啊，不到时候！首先，咱们去吃饭吧。咱们吃饱了，帝国就会更加健壮。

老贵族

这话说得对，不能务虚忘实，顾了虚影放跑猎物。

舍雷亚

我不喜欢这种局面。不过，这些年天下太平，形势好过头了。我们这位皇帝也太完美了。

贵族乙

是啊，他十分得体：做事一丝不苟，又没有经验。

贵族甲

喂！你们到底怎么啦？为什么发出这种哀叹呢？什么也妨碍不了他保持原状啊。他爱德鲁西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话又说回来，那毕竟是他妹妹呀。和自己的妹妹同床共枕，这已经够瞧的了。因为她死了，就把罗马搞得天翻地覆，这可就太过分了。

舍雷亚

话虽如此，我还是讨厌这种状况。他这次出走的意图，我一点儿也摸不清。

老贵族

是啊，无风不起浪嘛。

贵族甲

不管怎样，国家利益为重，不能允许一种乱伦的行为染上悲剧的色彩。乱伦嘛，可以，但是要谨慎。

埃利孔

要知道，乱伦，总免不了要引起流言飞语。恕我冒昧打个比方，床板会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再说了，谁告诉您，一准就是因为德鲁西娅呢？

贵族乙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埃利孔

猜一猜呀。请听仔细了：不幸，就跟结婚一样，择偶结合，自己满以为是挑选别人，结果反而被别人选取。事情就是这样，谁也拿它没办法。我们的卡利古拉感到不幸，也许他连为什么不幸都不知道！他大概觉得自己受束缚，于是逃离了。换了我们，也都会像他那样干。喏，我就敢这么说，自己若是能选择父亲的话，恐怕现在我还没有出世呢。

〔西皮翁上。〕

第二场

舍雷亚

怎么样？

西皮翁

还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昨天夜晚，就在这附近，有几个农夫好像看见他在狂风暴雨中奔跑。

〔舍雷亚返身朝贵族们走来。西皮翁跟在他身后。〕

舍雷亚

算起来，整整有三天了吧，西皮翁？

西皮翁

对。当时我就在场，还像往常那样，伴随他的左右。他朝

德鲁西娅的遗体走去，用两根手指碰了碰，接着若有所思，在原地转圈儿，然后步伐缓慢地走出去。从那以后，到处找他也不见踪影了。

舍雷亚

(摇摇头)这个年轻人，喜爱文学未免过分了。

贵族乙

在他这种年龄也不奇怪。

舍雷亚

然而，这不合乎他的身份。皇帝还当艺术家，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了，这样的皇帝，我们也有过一两个。到处都会有害群之马。不过，其余的皇帝都识大体，能够忠于职守。

贵族甲

那样，天下就更加安宁。

老贵族

各守其职嘛。

西皮翁

怎么办呢，舍雷亚？

舍雷亚

毫无办法。

贵族乙

等等看吧。万一他不回来，那就必须有人替代他。我们当

中，能当皇帝的大有人在。

贵族甲

我们人倒是不缺，只是缺乏个性。

舍雷亚

他人回来，头脑若是不正常了呢？

贵族甲

真的，他还是个孩子，咱们就来开导开导他。

舍雷亚

他若是听不进去道理呢？

贵族甲

(笑)那好办！从前，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改变”的文章吗？

舍雷亚

到了万不得已，当然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没人打扰，安安静静地看我的书。

西皮翁

对不起，失陪了。

〔西皮翁下。〕

舍雷亚

他生气了。

老贵族

他是个孩子嘛。年轻人都心心相印。

埃利孔

心心相印不相印，他们反正都要老的。

〔一名卫士上，说道：“有人在御花园里看见卡利古拉了。”众人下。

第三场

〔空场几秒钟。卡利古拉悄悄从左侧上。他神态异常，衣衫肮脏不堪，头发湿漉漉的，双腿沾满了泥水。他几次抬手捂住嘴。他朝镜子走去，一看见自己的影像，便停下脚步。他咕噜着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随后又走到右侧坐下，双腿叉开，胳膊垂放在中间。埃利孔从左侧上，发现卡利古拉，就停在舞台左端，默默地观察他。卡利古拉扭过头去，瞧见埃利孔。冷场片刻。

第四场

埃利孔

（从舞台另一端）你好，卡伊乌斯^①。

卡利古拉

（口气自然地）你好，埃利孔。

^① 卡利古拉名字的呢称。

〔冷场。〕

埃利孔

看样子你挺累吧？

卡利古拉

我走了很长的路。

埃利孔

对，你出去了很久。

〔冷场。〕

卡利古拉

要得到实在难哪。

埃利孔

得到什么呀？

卡利古拉

我想要的东西。

埃利孔

你想要什么？

卡利古拉

（始终自然地）月亮。

埃利孔

什么？

卡利古拉

是的，当时我想要月亮。